

江边记

张稼文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江边记

张稼文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边记 / 张稼文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222-10980-3

I. ①江…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2038号

责任编辑: 苏映华

责任校对: 徐霞

责任印制: 陆卫华

装帧设计:  昆明老虎文化顧問機構

书 名: 江边记

作 者: 张稼文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50千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978-7-222-10980-3

定 价: 28.00元

给邓歌儿

序一

读《江边记》

于坚

张稼文的这部作品在小说、散文或者笔记、散文诗之间。这种写作很难定位。张稼文的文字而已。文章，也许还是回到这个被我们遗忘已久的说法吧。重要的是，这些文字不仅仅是张稼文的，它属于一个更久远、深厚的时间和空间。张稼文不是传奇作家，他讲的故事很平常，或者说他在日常生活而不是传奇中发现了传奇。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讲这些故事才是他的文章的魅力所在，如何朴素低调地讲出生活世界被遮蔽着的语言之美才是他的魅力所在。是的，残酷或者美丽，稼文没有为故事所惑，他是一位优秀的汉语工匠。很久不见这种老实而空灵的语言了，这时代语词喧嚣，但多么空洞！文章，是文的彪炳彰显，稼文深谙此道。言近旨远，通过细枝末节深入人性和历史的黑洞，稼文同样深谙此道。他似乎很少发表作品，这批作品就像宝石，一出场已经光芒四射。

稼文的文字就像他的家乡，隐蔽在澜沧江岸上的林莽中，远远望去，只是青烟一缕，以为只是世外桃源。循迹而入，才

发现有着丰富、沉重、美丽而忧伤的生活。

“你这个娃娃咋个一天到晚都要背？”妇人心痒猫抓，气汹汹，几大步跨过来。

娃娃又裹回花背带，但这次，是把他竖绑着，背在桃树上。（《背娃娃》）

枪毙周国有那天，是在下坞，澜沧江转了个大弯的地方。在公路旁边，一大片空空的草地上，草坡上面的山包站满了人。峡谷里的人好像都来啰。

只听嘭的一声，他头朝前，倒下。

那女的咋个样喽？（《周国有》）

我从前坐了两天的车，去到云南西部的地面，问稼文家是不是看得见了，人家说，看不见，还在山那边。时代已经够长久，其阴影已经获得一种自然的权力，深入到一切地方。哪怕是稼文故乡那样遥远的地方，人们逆来顺受或者道法自然，奢华喧嚣或朴素安静地接纳着一切。惟其自然，那种深刻与残忍才更令人无语。不是时代大叙事式的惊涛骇浪，也就是一少年对他自己故乡世界的哑巴般的旁观、参与、体会、喜悦、困惑、深思……犹如阿巴斯的电影，穷乡僻壤的故事，其深度却未必就仅仅止于朴素、天真、伤感。

是细节而不是故事。讲故事很容易，细节需要刻骨铭心，需要语言。故事被忘记了，但细节历历在目，语言斩钉截铁。细节是灵魂的痕迹，风暴过去了，这些痕迹却留下来：

“哪样？”乡村教师眉头一怔。

“说是上面有一个字少掉一点。”

“错啰？”乡村教师不相信，“哪个字？”

他让大儿子跑着去看看。

“爸，是那个‘太’字少掉一点。”男孩的哥转眼冲回。也就是说，“太阳”成“大阳”喽。

“不会嘛，咋个可能？”乡村教师嘟囔，“给是粉太淡瞧上去不明显？”

快步赶到那新人家。果然。乡村教师摊开包金粉的纸，拿起笔，闷闷地蘸了蘸，然后让男孩的哥上去添。

那门楣有点高。站在条凳上够不着，站四方桌上也够不着。它们都太矮。要么，是乡村教师家的老大的个头也还不够高。最后，在四方桌上架一条短一些的条凳。男孩见哥哥也是紧张得很的样子。

那个“点”还是很快添上去。太用力的缘故吧，那“点”有点大，颜色有些深。（《写对联》）

那时候我们多么年轻呵！我还记得有一天刚刚下课，同学纷纷走出会泽院法国建筑里幽暗的教室，稼文逆流进来，像是背着一袋子土豆，找到我，说是想约起来搞一个文学社，后来我们成立了银杏文学社。那是1983年的春天。他正像他小说里的人物，有点憨。我也是憨的。于是两个人就有好感，就形影不离。呵，美好的一日，在五月的天空下，我们考完试，他考写作，我考文学概论。然后我们沿着金汁河走了很远，经过一棵棵灰色的桉树。后来躺在麦田边上，听着远方隐隐地传来雷声，要下雨了。这是我们青年时代的故乡。

大学时代看不上他写的东西，不以为然。他沉默寡言，肝胆相照。当年，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曾经约他干玩命的事，他义不容辞，干了，自己担待后果。我并不知道我这

位兄弟的闷葫芦里面藏着什么。几十年后他把《江边记》寄给我，我只读了几段，就发短信给他，为当年的出言不逊道歉。

我热爱他的这些文字。美好、善良。细节而不是故事。有一种美丽的消极。给我温暖。现代主义已经彻底地俘虏了当代小说，沈从文或者孙犁式的文章几乎绝迹，但通过稼文的写作，我发现他们影响深远，也许在喧嚣处看不见，但在稼文这种老老实实的作者这里，他们依然父亲般地亲切，这就是传统。海明威、福克纳或者罗布·格里耶都不是传统，他们是现代主义。而沈从文、孙犁是我们的时间。稼文也有轻微的福克纳气息，他也属于世界故乡。回到故乡的道路永远是敞开的，灵魂总是能回到故乡。

江边，甚至连邮票大的地方都不是。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序二

平凡乡村的隐秘神迹

钱映紫

最早看到《江边记》是在网络上，一些断断续续的散篇，至今还记得初读时的惊讶。

互联网，催生出当下中国最庞大的话语表达群体，这是一个人人可以创作，随时可以发表的公共平台，众声喧嚣，自媒体带来的话语泡沫在人群中不断被复制拼贴，瞬生瞬灭。要在这嘈杂中引人注目，夸大其词、耸人听闻已经成为常态，一切事物都被质疑都被解构被撕裂被暴露，如此语境中，诚实叙述比花哨的抒情象征更难得。

朴素，节制，表达精准，在网络上最初发布的《江边记》显然与网络流行写作相反，作者无视周遭喧哗，如同一只落单的蚂蚁，老实、勤劳，只管自己堆塑——在时间的沙漏里用一种客观而又纤细的心力认真做着黏结工作。也像蚂蚁用砂砾在荒原上构建城堡，一粒，一粒，从记忆中搬运来滇西农村物象、日常生活碎片，堆砌出澜沧江畔万物灵动的乡村世界。细节毕现的真实描述让这部作品具有一种史料般的品质。这不是一个我们在文字中习见的乡村，不是令人厌腻、被城市人寄托

梦想的伪乡村，不是“桃花源”、乌托邦，也不是另一些人笔下满目疮痍、粗鄙残酷的生死场，这是一个被节令、农事、地理、物候带着走的乡村，一段以私人视角记录的乡村史，一部1970年代的中国乡村生活档案。然而，这似乎又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滇西乡村，无数的生活细节被一个孩子的眼睛放大，仿佛显微镜下的寻常物品：轮廓清晰，纤毫毕现，令人惊讶而陌生。这是一个有些懦弱的少年的视角，细腻敏感，对万物好奇，又因生存环境的封闭而充满无尽困惑，于是，事件被赋予了一种神秘性，寻常器物还原了它们与生俱来的隐秘，大自然的神圣与幽暗被重新唤醒。

《江边记》令我有欣悦之感，也许只是它暗合了我对这个世界的态度：诚实，回到常识与自然；尊敬物而不拜物，珍惜物而不自恋；倾听万物发声而非自己滔滔不绝。《江边记》让乡村说话，让花鸟虫鱼回到它们自己的生命状态，让万物带着神迹和自然的隐秘在命运中生死。

我剔出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关键词来解读《江边记》。

自然：《江边记》给人最大的欣喜，就是接地气，不仅仅是真实的乡村生活接着地气，作为乡村背景的自然物也极其丰富。众多鲜活的自然物，是《江边记》的重要主角。在心地纯良的孩子眼中，贫穷单调的乡村充满着众多细小而具体的美。他眼中的田埂是活的：“半月前铲过的田埂，鱼腥草、鼻骨草、糯米草又纷纷冒出来。蚰蚰爬来爬去，亮火虫的蛹已露出一个细黑色的尖。田埂有点滑。”蓝天白云是有神性的：“峡谷2月天，瓦蓝瓦蓝。一团糯米面一样的白云在慢悠悠地飘着，变幻着，像闲牛懒马，也像一块大手帕，轻轻翻卷、滚

动——仿佛有隐形的巨人，拿着它们在擦洗天空。”即使一种空落落的风景，也有着自然物迷人的范样：“玫瑰一瓣瓣从花苞上剥落，凋谢在花台，或飘撒进院坝。一队蚂蚁从石缝中钻出来，折腾一阵，顶起一片半蔫的花瓣，像扛一面国旗。”只言片语而又无所不及。如此丰富的物象、细节，令作品呈现出细碎钻石的光芒。

器物：及物，是《江边记》的一大特色。我把《江边记》看作一个私人杂货柜，里面盛放着作者的过往记忆、私人文物，每一件简单器物都与作者发生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偶尔捡到的一个放大镜，第一把玩具枪，被江水冲走的一顶军帽，一支笛子，一封私信……等等，这些琐碎器物镌刻着作者的人生故事，闪烁着或疼痛或喜悦或惊骇或困惑的光，经过时间打磨，卑微物件在文字中重获新的意义。随流水而去的军帽见证了一场溺水的惊骇；那个来无由去无影的“聚光镜”（放大镜），可以在太阳光下灼疼手心，也可以因其来历不明被神秘消失。一个放大镜，照见了乡村的贫困匮乏，也照见了淳朴的道德人心。这些物件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人心的历史，琐碎卑微的器物因记忆附着变成了生命的一部分，重获价值与意义。德国作家本雅明曾经如此表述自己的藏书：“把书作为命运的场景、舞台来研究和欣赏。”《江边记》作者收藏的众多器物，正同本雅明的藏书，被当作命运的舞台和场景，供自己精神游荡、自我放逐。作者仿佛玩着一盘彩色玻璃珠跳棋，碎片记录与追述、精心挑选的文字摆布，让那些寻常器物的内在意义得以释放。

人·生活：《江边记》记录了一个乡村的春夏秋冬、枯

荣盛衰，喜怒哀乐，最终还是写一群人的生活故事。男孩敏感多思，总是在“默默地动脑筋，可很多事情却不容易想得清楚。”母亲辛苦而永远听天由命，总说“算了……”；父亲是个乡村教师，很看重自己的家长权威和面子；哥哥甘于牺牲自己，最终因贫辍学回乡；幼时顽劣的阿允后来因烫伤致残，命运悲戚；偷情杀人的周国有逃亡荒野，与公安玩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后来被当众枪毙；喜欢爬上树梢的疯子某天突然坠亡树下……每一个人都像是被茧壳缚住的蚕蛹，努力而辛苦地咬着命运的罗网，那罗网是生活的艰辛，是乡村的匮乏单调，是一片不悲不喜的灰色，而作者的悲悯无所不在。生活不易，但纯真男孩的眼中心中都没有歇斯底里的绝望，他仿佛少年老成，总在自我鼓励。“今晚，乡村教师家的老大在箍桶。他把手指含在嘴里——被蔑片划破喽。唉，沉重的劳碌，黯淡的生计，是的，是这样。乡村教师家的老大打小就会生方设法帮着家里讨生活，是的，是这样。是的，不能向苦难屈服。”其实，男孩是感受到了苦难与艰辛的，他甚至羡慕那个总爬在大树高处的疯子：“当一个疯子多舒服嘛，不消放猪，不消砍柴，不消背粪，不消上山！”当疯子从树上坠亡，男孩又想“他怕是想飞？”

“或许，生活不容易，或许，要活下去也不难。”这，才是《江边记》的主题。

劳作与民俗：《江边记》也是一部有关滇西汉族地区农事、劳作的真实史料。作者以田野考察般的笔触真实记录了劳动工具、劳动方式与劳作程序，得益于作者20多年新闻工作的写作训练。他笔下的民俗与劳动场景有着新闻记录一样的真实

性。譬如看山、守水、榨甘蔗、舂土盖房、播麦子、引蜜蜂、熬麦芽糖等等，这些农事劳作篇章既是民俗记录，也再现了正在消亡的农耕社会场景，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技艺与生活方式。我以为，这些传统生活景象的记录，就是《江边记》的另一层意义。

神迹与隐秘：一个敏感少年的观察、思考，一些无知渺小的困惑，很多事物似乎永远无解、神秘。回到童年现场的写法，让《江边记》恢复了曾经统治乡村的隐秘神迹。“所有的水都有些神秘……他忽然想，渴了来这里喝水的，不仅是我们，而且最多的也不会是我们，不是人。……男孩打了个寒颤，脊背发冷。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身后，正默默地排了一条长队：狗熊、野猪、麂子、黑蟒、山猫……他站起身，拔腿就跑。”（《泉水》）。另一方面，剔除杂芜的微观视野让世界具有了虚幻性和神秘感，仿佛一切都带上了神意。在《红鸡蛋》中，男孩被别人手中摆弄的生日红蛋诱惑，不明说，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细节结束短文：一条长长的红麻蛇穿过他的脚边，遁入菜园。仿佛一种强烈而被压抑的欲望，穿过，隐遁。这种神迹真的存在过吗？我宁愿把它看成一种写作上的象征。

《江边记》的写作初衷，也许只是自己跟自己的记忆玩。后来，作者想写给年幼的女儿，以及无所不能容的时间。他想把生命中的信息传递给女儿，就像传递基因。不是教育，不是强加，而是让那个曾经的懵懂少年穿越时空，站在女儿的跟前，说乡村生活，说隐秘世界和神迹。作者曾经犹豫书名叫《秘信》还是《江边记》？作为一个读者，我更愿意叫做《江

边记》，虽然失去了作者心中隐微的象征与寓意，相信读者能够读到的内涵会比一封“秘信”更丰富。但看完作品，我还是觉得这确乎有“秘信”的意味：这是一部带着好奇、敬畏、相信善恶的纯朴心写成的秘信，藏着许多只有敬畏心才能复活的隐秘神迹、只有寂静才能打开的乡村天籁、只有善意才能体会的悲悯。

众多神迹藏身文字，等待读者进入，开启。

2013年3月25日

目录

相片/1

酸浆草/4

瓢虫/5

背娃娃/7

兔子/9

新庄/12

盖雀/15

蛇泡刺/18

茶/20

麻雀的家/22

看山/24

引蜜蜂/27

小步枪/29

阿允/31

生活/36

大脖子/39

一顿狗肉/41

红鸡蛋/43

- 白衣女/45
榨房/49
- 松香/52
剑麻/54
葬牙/55
回乡知青/58
蒋志芳/59
- 放猪/62
阿华/64
守水/66
聚光镜/68
玫瑰糖/70
- 麂子/72
猎麂之道/74
蚂蟥/75
公鸡/77
写对联/79
- 麦芽糖/82
帽子/84
猪/87
电/91
周国有/93
- 披荆斩棘/96
最近的路/98
母鸡/100

雨水/106

饼干/108

打春/111

疯子/113

铁篱笆/115

蝴蝶/117

泉水/119

崔叔/121

午睡/123

水缸里的鱼/126

梦：捉鱼/128

太阳雨/129

名字/131

黄鳝/134

丁丁雀/136

秘信/138

秧鸡/141

耗子/143

煎泡米/147

大寨田/149

洋芋/151

恍若隔世/155

唢呐/160

老鹰/162

摇椅/165